

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

神異典

中華書局
已蜀書社

博物彙編

神異典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
已蜀書社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十七卷目錄

道教部藝文一

太元賦

譚崇道疏

又辯道論

元館碑

登真隱訣序

訪道經

立通道觀詔

青梁處士周弘讓書

與道人徐則書

老氏碑

送婁南秀才游淮南將入道序

黃老先六經陰

刪正黃庭經序

敗唐華陽頌

無爲贊

與劉宜翁書

道

送許從善還閩序

跋長春子手帖

請停齋醮疏

糾張真人疏



漢揚雄

李固

魏曹植

前人

齊孔稚珪

梁陶弘景

江淹

北周王褒

前人

隋楊帝

薛道衡

唐柳宗元

宋羅處約

歐陽修

前人

司馬光

蘇軾

元柳貫

明宋濂

前人

楊廷和

蔣德璟

神異典第二百十七卷

道教部藝文一

太元賦

漢揚雄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微敬者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揭覽以冒失兮將陰陽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極矣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豈獨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炳翠羽微而殞身兮蚌含珠而璧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躬兮執元綱於中谷納鴻禧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期期乎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玄兮舞鴻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饗饌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閭闔以覲天庭兮騎驂鸞以叩闕載義門與僊游兮永覽周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難而可轉近大羊兮鸞鳳高翔辰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辭魚腹兮伯姬罹名梗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饑何足稱兮辟斯數于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元兮蕩然肆志不拘學兮

李固

譚崇道疏

臣聞陛下以聖德自崇而仰建元極此不可以爲號也昔我孝武皇帝誕求神仙肆興土木六經表章而

未旌是以方術之士踵跡而進以師事之及其祖落天下稱武而不稱真者以天子無遠民以自崇也陛下即位以來國無寧歲匈奴諸種馬行而入寇南電日食地震太白熒惑水旱之變不及秦宮廟陵闕之火不及閭閻比干之忠者或幽於請室張如簧之巧者或臥於廟堂臣竊思之可爲寒心哉陛下誠宜懷裕德化振肅綱紀以消汗穢鬱濁之氣朝夕儆惕居之以恭敬無怠然猶未能挽漢室之隆也今又崇禮老子表立元號情萬幾之憂易百姓之望非所以熙光於祖宗而垂聲於後世臣以非劣之才奉列三朝顧無尺忠寸直以報陛下亦無諛媚之行以爲陛下辱然臣隱忍於質帝之秋而欲効忠於陛下之朝者亦有待也臣今吐心裂腹以覺悟陛下陛下不以爲然老子不能爲陛下忠陛下反屈膝而師之以重爲權奸之竊矣此微臣所以憤懣而流涕也使老子有知必以臣言爲是而亦不享陛下之祠矣夫陛下疎周孔之道而親老氏之術臣恐天下搢紳之士翕然嚮風皆舍儒而崇老以消朝廷此非陛下之福也

辨道論

魏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却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殺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衆行妖惑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絡而履雲與乘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恆奉不過於貝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遊六戲難得而殞終不敢進虛

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都儉絕數百日躬與之
親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
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飢饉焉左慈善
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
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
實願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
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
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
諸梁時西域來獻香鬘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
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壁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勞行也
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竟棄俱投沸膏中有
藥者膏尾鼓鼉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
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棄去此逾萬里當出
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
舉其巨怪者始若遺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
大之徒也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
光日月宮殿闕庭等曜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
之域哉夫三鳥備役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姬娥不
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鵷鵠載
實不若乘輿之盛也瓊漿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
顧為匹夫所用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
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
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
天下笑矣若夫元黃所以娛目饜舌所以樂耳媛妃
所以紹先芻豢所以說口也何必甘無味之味聽無
聲之樂親無采之色乎

又辯道論

前人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為長尾宿歲星
降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
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
中典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
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圖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
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
可聞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與樂大夫
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實公年百八十兩目盲
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
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
君山論之曰頗得少旨導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
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實公便以不鑒證之吾
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山有董仲君者繫獄伴
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
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
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
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
方士吾王恣所招致甘陵有甘始處江有左慈陽城
有鄭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
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
姦說以欺衆行妖惑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
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實寡頗竊
有怪言若遺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樂大之徒矣
樂村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又世
虛傳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僞復後之屬與世人得道
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蜃燕入海為蛤當夫徘徊

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
與龍龍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
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
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
年累稔終無一效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雖
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
體強劣各有入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
妖之其斯之謂歟

元館碑

齊孔稚珪

夫朋白兔而侶青鳥啓銀函而譚金字者有遺存焉
故能大叩元宗鬱為物範則天地正六合照日月而
導蒼生神道無門陰陽不測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
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在崆峒之上軒轅稟順風之
禮洛浦望飛之秀關山駕鳳之英凡此之仿希世間
出皆雅容以沐成池或蕭灑而開閭闔

登真隱訣序

梁陶弘景

昔在人間已鈔撰真經修字兩卷於時亦祖謂委密
項嚴居務靜頗得恭潔試就運用猶多闕略今更反
覆研精表裏洞洽預是異學之理使了然無滯一字
一包皆有字旨或論有以入無或據據而知隱或推
機而得宗或引彼以明此自非閱練經書精涉道教
者率然覽之猶觀海耳必須詳究委曲乃當曉其所
以故道備七篇義同萬品嘗聞古言非知之難其任
行之意非學之難解學難也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
五六條事謂理盡紙便入山修用動積歲月愈久昏
迷是未造門牆何由明其帷席試略問疑處已自茫
然皆答言經說止如此但謹依存耳乃頗復開動

端緒序導津流若異智尚許人脫能欣爾感悟詢訪
是非至於愚迷矜固者便徑道君何以穿鑿異同評
論聖文或有自執己見或云承師舊法未無啓發對
揚之懷此例不少可為痛心夫經之為言徑也經者
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滯亦猶布帛之有經矣必須
銓綜緯繆乃成功若機關越杆軸乖謬安能斐
然成文真立象垂訓本不為勝役設言故每標通
衡而恆略曲徑知可教之士自當觀其隅轍凡五經
于史爰及賦頌尚歷代注釋猶不能辨況元妙之秘
遠絕領之奇篇而可不探摭沖隱窮思寂昧者乎既
撰此真訣乃輟書而歎曰若使顧元子在此乃當知
我心理所得度於天人之際往矣如何孰與言哉方
將之於元會耳

訪道經

江淹

百學兮異文錦孤兮紛分珍君之言兮載無際悅于
之道兮迥不羣清深韻於白水儼高意於浮雲軌賢
棄於后學軼望識於前文茲道兮可傳兮傳兮浩然
扶茲心兮赴絕國懷此書兮坐空山空山隱轉兮窮
翠嶠水散漫兮涵紫壑海外陰兮氣鬱鬱江上月兮
光灼灼東南出兮不一山西北來兮乃雙鶴池中蓮
兮十色紅題前樹兮萬葉落四壁深兮乃沈寥左右
虛兮如寂莫寂寞兮山室德經兮道素盪魂兮刷氣
掩憂兮靜疾信若人兮先覺聊與子兮如一

立通道觀詔

北周王褒

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元但岐路既
分派源遠遼遠離村散形氣斯乖遂使二墨八儒朱
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有矣不

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
訓金科玉篆秘蹟元文所以濟養終元扶成教義者
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旣培塿者識崇岱之崇嶠
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寄梁處士周弘讓書

前人

嗣宗窮塗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
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
譟賢兄入關敬承款曲宿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
田鍾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
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
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
元化之談中藥養人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道盡容
髮衰謝去其黃矣零落無特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
陰陽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
陽北臨空思聲縣嶺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
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
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與逸人徐則書

隋煬帝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
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齊物深明義理頗
味法門忱性中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木栖息烟霞望
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
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籍籍欽承素道久積虛
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色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
林道體休逸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
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
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

實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矜望披雪
老氏碑

薛道衡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應日月橫地角而
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我
成庶類享壽壽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選
古夏歷冬穴靜神息智鶴居嚴飲大禮與天地同節
非折疑於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聲於鐘鼓遠
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
漓之變於是儒墨爭鶩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
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漸其流者澄
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原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
威星載誕真剛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
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因以老子為號其狀
也三門雙柱表耳鼻之奇踏五把十彩手足之異爰
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者在文王武王
之時居戴史柱史之職市朝屢易容貌不改宜尼一
觀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餐彈
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為用其辭簡而要其
旨深而遠飛龍成計未足比其精微復鑒筆削不能
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
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貌養鶴駕往來紫府
金葉玉酒謠衍清都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
涉其流者則損落羣塵得其門者則騰騰雲霧大椿
湖茂非蟬蛸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鴻夷之能測盛矣
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
出是謂道天之形雖復微史之寓言抑亦蟬蛸之微
旨皇帝誕靈縱轡統緒廣照瞻瞻之赤光發芒山

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于百王明鏡衛德會于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關天齊地軸之所此食鯨吞銅陵玉璽之區復顧鵬時黃延好先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逼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機搶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既窮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歌乃允答天人祗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運成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借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摹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城逮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於鸞鸞升降靈臺更營於鳩鵲憂勞庶績於蒼生念茲在茲發於瘴瘴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屨知恥盡服與愍天無入半之屋地絕城牛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羣典石果壁水閣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壇正六樂於已崩總章弱志之音太師成功之頌承華養德作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曜重日垂明末固洪基克懼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為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於潤塗納蒸民於壽域旋頭垂象窮變成形猶儼作思其來久矣無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朝開運輝德戢兵威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投竿拜躬夜郎之所靡漠桑乾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閭越勾吳不慙貢職夫餘肅慎無紀夷邸遐邇禮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難就逐秦居閭位漢維霸道程氏則

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戎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已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蔡著天性以勿傲三足神鳥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遍於竹葉星光若月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符之鳴五緯叶珠臺之度信可以揚鑒動蹕肆觀東后玉檢金經登封岱嶽而謙以自牧焉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壁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視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未言仁里尚想元極壽宮畫座塵鹿徙倚華蓋闕遺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胃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藩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殺之三木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阜東連譙國望水置禁禁景瞻星擬元圃以疏暴橫王京而建宇雕楹畫拱磊何相扶方井員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瀟灑降而成簪清心潔行之事存元守之一儔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醴祀之禮顯仁助于王者其福資于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殘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取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振古遘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暨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愍皇王猷謝帝上徽邇遠

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冲和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傳俎外事干戈驚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臨此九州近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元門洞啓神化滑流順鄉舊里涓川遺迹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重廟獨毀祠壇虛寂九井生祠雙碑碎石惟皇受命乃神乃聖響發地鐘光垂天鏡宇宙開明妖氛落定曜魄同尊余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教萬方宅心鴻臚納驢王會輪珠青雲千呂鳳凰瑟琴化致鼎平家典禮讓永旨柱下猶懸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臨爽塏亭阜彌望梅梁桂棟曲檻盤桓烟霞舒卷風務凄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樓閣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繁衆大音希聲時振高聲遐邇頌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送襄陽南秀才游淮南將入道序

唐柳宗元

僕未冠求進士聞晁君名甚慕其所為歌詩傳味都中通數經及臺富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衡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焉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僕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友貴勢倚親戚合則排羽翮生風濟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餐飯食馳驅長以飲其朋徒相賀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走請朝夕屈折于恆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揚笑而偽言卑服而媼媼倫一夕之容以售其

技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欲舍之而遊逾吳
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服藥
爲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念疑往時觀得
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
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
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
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于心者未克今
其行也余既異其遁于名而又德其久留于我也故
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
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
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于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
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
甚少且銳藏而自養耶則甚頌且武問其所以處咸
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
形軀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養舜孔子之
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憚若
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憚雖天其誰悲今將
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厄爲生則深山
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于道何如也僕嘗
學于儒術之不得以陷于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
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
痛言而書之而密投焉

黃老先六經論

朱羅處約

先儒以太史公論道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
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成而
生兩儀至虛而應萬物不可致詰况名之曰道德既
名矣降而爲聖人者爲能知來藏往與天地準故黃

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
一以貫之胡先而尊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
權而本之於道德以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
之心全天真也書以叙九疇之秘煥二帝之美春秋
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
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凡於帝鴻氏乎華胥
之治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
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靜則得之矣漢文之時
未遑學校實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
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余曰春秋昭十七
年鄭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
矧老子有道之士周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
不已則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則蜡黃恩歡黃老之與
六經孰爲先而孰爲後乎又何必縹緲玉帛然後爲
禮荀虞鋪鼓然後爲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
矣惡可以道之跡儒之末相展而疾其說病之者可
以觀微未可以觀妙

刪正黃庭經序

歐陽修

無仙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
名之其自號爲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
爲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
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
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
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關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
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
壽百年顓子蕭然臥於陋巷草食瓢飲外不誘於物
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

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
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
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
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
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及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
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思慮絕欲鍊精氣
勤吐納專于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養生及其
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
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
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
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
則易爲訛舛今家集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
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
本者邇來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
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
曉世以無僣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觀世
人執奇怪詭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
哉矧以我既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
爲刪正諸本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
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說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
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跋唐華陽頌

前人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
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
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贖
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可冀矧其
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

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
 彼其所以畏食之意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
 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長者不可
 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人者成其邪
 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
 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
 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詎而托之不可
 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爾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
 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
 異然尤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
 捨于此者果若元宗者方爾于此而又慕于彼不勝
 其勢是真可笑也

無為贊并序

司馬光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况更以
 為不然作無為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
 功夫在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

與劉宜翁書

蘇軾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猶惟尊體起居萬
 福軾久別因循不遇問左右死罪死罪愚聞剛福仕
 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友朋然命定要不可逃置之
 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調之先生出于迫切深可憫
 笑古之學者不憚斷骨割眼以求道今若但長一笑
 而止則過矣其詔亂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
 一落世網不能自追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寓
 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憂飯之外更無
 一事曾中耶然實無荆棘棘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

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此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
 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猶自
 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功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
 之有素今九京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
 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壽弟令
 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于往返若問幸與軾盡載首
 尾勿留後段以俟情排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製
 藥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矣夫心之
 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
 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
 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握衣耳昔葛
 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嶠令先生稍有奇嗜南山
 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長風瘴可復談笑一遊
 則小人當奉杖履以從矣昨夜夢人為作易卦得大
 有上九及竟而占之乃郭景純為許邁筮有元吉自
 天祐之之語連作此書庶幾似之

道

元柳貫

道家者流以清淨為宗禮讓崇德其末也太祖初有
 全真丘處機者亦勸上以好生止殺之事中原之人
 至今稱道之此道之一門也其他如正一大道之類
 皆有所因起其事有關於朝廷者則錄之

送許從善還國序

明朱謙

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號姓與夫驚世
 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錄解化之術略不一言之豈實
 祕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
 老莊文列四子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
 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無物乎太一靜則凝然

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一之効靜非萬無以臻
 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
 發為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者為參同契
 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敢呼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
 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為二宗
 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
 孚其學先性而後命為氣之根性為理之根雙體
 雙用雙脩雙證奈何岐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
 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通一之與和
 而已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
 和者反之反也反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
 久觀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鼎者非元關一
 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
 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
 而求亦不可冥然而忘去也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
 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間從
 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何人其論九還神
 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以告從善
 也

跋長春子手帖

前人

右長春真人丘公與其弟子宋道安手帖首言吾宗
 承傳次第非一朝一夕者蓋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
 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進士劉操操
 授宋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
 抃抃授白玉蟾玉蟾授彭相此則世所號南宗者也
 巖授金之王嘉喜嘉喜授七弟子其一即公餘曰譚處端
 曰劉處元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钰及徒妻孫不

二此則世所號北宗者也又言全真之名自知明君始者知明嘉之字也咸陽村人凡易名字初為中孚允卿再為世雄德威合今為三也大定丁亥閏七月十八日知明抵事海州銓之夫婦首師事之遂築室于其南園題曰全真庵四方學者咸集自是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云公以興定己卯受詔見我元太祖皇帝於祭壇國弟子十八太師皆從庚辰二月入燕城辛巳三月輪轡而北七月至阿不罕山壬午四月見止大雪山之後癸未五月辭歸公雖寄跡老子法中而心實欲匡濟斯民天道好生惡殺之言未嘗去口是以上簡帝知龍資優渥金虎玉符照耀林谷亦可謂極外臣之榮矣觀是帖者尚當如天書雲篆改瞻易視毋徒辨辨焉真識於筆墨之間可也公名處機字通密世居登州初隱崑崙山烟霞洞後主京師長春宮嘗自號曰長春子云

請停齋醮疏

楊廷和

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意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朱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鼎鑊金國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名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瑾建元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惠寺張銳建壽昌祠于經建碧雲寺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被誅家底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祐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讓邪小人公肆炫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官闈之內修建齋醮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或哀懇下詔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一經不誦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且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亦甚多矣何不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不移之以賑窮困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于彼則必不繫于此邪說既入聖賢之經訓自疏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為陛下聖德之累不少非止虧損聖治盡耗民財而已

糾張真人疏

蔣德璟

臣惟古帝王天保治內采薇治外治內在省刑薄賦以固民心治外在選將練兵以鞏國勢並無所謂異教也此者敵寇交訂民不聊生幸皇上神武英斷清理冤獄獨免舊逋近復再行省耕勸農頻頒民有再生之望而于邊腹二寇宵旰惟切中外翹首佇見廓清乃有真人張應京乞渙發三官微號一疏則臣等不能無駭者據道藏並無三官之說近世始有之其經以天官地官水官為陳子椿之子有無不可知然既經晉號而應京復請齋論中外一體遵奉共許慶賀則不惟例所不載其意欲以何為得無借此贊鼓愚民使之奔走供奉以為利乎抑蔑幸差遣招搖誑耀以為名乎近年異教盛行游惰奸民棄農不務逃入二氏之徒脫漏戶口消滅糧丁不啻千萬別有白蓮無為等敢夜聚曉散所在充塞若復許之慶賀其惑亂有不可勝言者漢末之黃巾以妖術授徒及應京之祖道醮以五斗米散教是也道陵舊事姑不深言自晉及唐其子孫並無封號宋崇寧中始賜號張繼先為虛靖先生亦並無品級至元始加真人稱嗣天師高皇帝以天豈有師斥之且以清理釋道二教責之臣部大哉聖謨一洗元人之陋矣應京酒肉俗流前春祈雪不效而歸比來沿途祈雨亦不效反以得雨誑告蓋與誦華嚴經呪蝗者並笑被天下之口而尚懸京邸耗費不貲長愚民左道之心短邊民血戰之氣無益有害斷可知矣似宜急逐歸山以清輦轂至其妄瀆宸聽客臣等照左道惑眾例依律究處伏乞聖斷施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十八卷目錄

道教部藝文二

酬華陽陶先生

春夜醮五嶽圖文

道士步虛詞十首

太清宮樂章

感遇詩

道家四首奉勅撰

奉和聖製調元元皇帝廟齋

古風

來日大難

訪道安陵遇蓋還爲余造真錄臨別贈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句曲山朝真詞二首

吳處士寄香兼勸入道

步虛詞

陪可用中議祠星於天寶宮

廣陵岳官醮夜觀王濟淵高士歲事自登瀛橋

迎師入黃籙壇

西苑宮詞二十四首

夢

幻

泡

影

道教部題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道教部紀事一

神異典第二百十八卷

道教部藝文二

酬華陽陶先生

三清未可觀一氣且空存

若蒙九丹贈豈懼六龍奔

春夜醮五嶽圖文

夜靜瓊筵謠月出香壇明

五嶽移龍駕十洲回鳳笙

蕙肴薦神享桂醑達遙誠

道士步虛詞十首

渾成空教立元始正圖開

中天九龍館倒景人風臺

青衣上少室童子向蓬萊

無名萬物始有道百靈初

三元隨建節八景逐迴輿

瓊樓仍成機枯魚遺作魚

擬真天地表絕想寂寥前

開經壬子世值道甲申年

迴雲隨舞曲流水逐歌絃

石髓香如飯芝房脆似蓮

道生乃太乙守靜即元根

居心受善木教學重香園

更以忻無述還來寄絕言

洞靈尊上德廣石會明真

丹丘乘翠鳳元圃御斑麟

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

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

春泉下玉甍青鳥向金華

上元應送酒來向蔡經家

歸心遊太極迴向入無名

鳳林採珠實龍山種玉榮

絳河應遠別黃鶴來相迎

北闕臨元水南宮生絳雲

龍泥印玉策大火煉真文
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靈鶴
千尋上空香萬里聞地鏡塔基遠
天聰影迹深碧玉成雙樹空青爲
一林鶴巢堪鍊石蜂房得黃金漢
武多騁慢淮南不小心蓬萊入海
底何處可追尋
麟洲一海闊元圃半天高浮丘迎
子晉若士遊盧敖經食林慮李舊
食綏山桃成丹須竹節刻髓用盧
刀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太清宮樂章 唐書
禮樂志曰開元二十年正月詔兩
京諸州置元元廟天寶二年三月
以西京元元廟爲太清宮
煌煌道宮肅肅太清禮光尊俎
樂備充庭駉駉誠至希夷降靈
雲蓋翠蓋風儀紅旌衆員以從
九奏初迎

永惟休祐是錫和平

中和

虛無結思鐘磬和音歌以頌德香以達心禮殊祿也
義感昭臨雲車至止慶垂愔愔

香初上

肅肅我初綢繆道宗至感潛達靈心暗通雲軒御氣
芝蓋隨風四時禮祀萬國來同

再上

仙宗續一作道我李承天慶深虛極符光象先俗登
仁壽化關蟬蛸五千貽範億萬斯年

終上

不幸元功無爲上聖洪源長發誕受天命金奏迎真
瑛宮展盛備禮周樂垂光儲慶

紫極舞

至道生元氣重圓法混成無爲觀大象中用體常名
仙樂臨丹闕雲車出玉京靈符百代應瑞節九貞迎
寶運開皇極天臨映太清長垂一德慶永庇萬方寧

序入破第一奏

真宗開妙理冲教統清虛化演無爲日言昭有象初
瑤臺蕭靈璫金闕映仙居一奏三清樂長同八景興

第二奏

虛極仙宗本希夷象帝先百靈朝太上萬法祖重圓
等貨惟冲德功成謂自然雲門達和氣思用合鈞天

第三奏

元符傳紫極寶祚啓高真道德先垂裕冲和已化淳
人風齊太古天瑞叶惟新仙樂清都上長明交泰辰
登歌

嚴禋展事理潔恭睿皇矣聖祖德惟馨香盛薦既撤
工歌載揚大來之慶降福穰穰

真和

玉聲含香金爐既饒風馭冷冷雲璫肅肅香歸大衆
需流嘉福俾萬邦無思不服

感遇詩

陳子昂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
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
市人矜巧智於道若童蒙傾軋相誇侈不知身所終
曷見元冥子觀世玉壺中杳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
白日每不歸青陽時暮矣茫茫吾何思林臥觀無始
衆芳委時晦鸚鵡鳴悲耳鴻荒古已殫誰識巢居子
林居病時久水木清孤清閑臥觀物化悠然念無生
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嘆何時平

道家四首奉教撰

張說

金壇啓曙闕真氣肅微落月銜仙寶初霞拂羽衣
香隨龍節下雲逐鳳簫飛暫往蓬萊戲千年始一歸
竊窺流精觀深沈紫翠庭金窗調上葉寶案讀仙經
作賦看神雨乘槎辨客星祇應謝人俗輕舉託雲耕
金爐承道訣玉牒啓元機雲逐笙歌度星流宮殿飛
乘風煥浩瀉瀉月弄光輝惟有二三鶴應同千載歸
道紀開中錄真官表上清焚香三鳥至煉藥九仙成
天上靈書下空中妙伎迎迎來出煙霧渺渺戲瀛瀛

奉和聖製謁元元皇帝廟齋

張九齡

興運昔有感建祠北山巔雲雷初締構日月今悠然
紫氣尚蒼蒼元元如在焉迨茲事還遠輪奐復增鮮
洞府香林處靈壇清漢邊吾君乃尊祖風駕此蘭連

樂動人神會鐘成律度圓笙歌下鸞鶴芝木萃靈仙
會是福黎庶豈唯味虛元靡歌徒有作微薄謝昭宣

古風

李白

太白何蒼蒼星晨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遙爾與世絕
中有絳鬚翁披雲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
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杳然啓玉齒授以煉藥說
銘骨傳其語鍊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愴然五情熱
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來日大難

前人

來日一身攜糧負薪道長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
樂過千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凌三山陸憩五嶽
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蟪蛄莫思
深愧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
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

訪道安陵遇蓋還爲余造真錄別留贈

前人

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陸蓋夫子十歲與天通
懸河與微言談論安可窮能令三千石撫背驚神聰
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東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風
學道北海仙傳書藥珠宮丹出了玉闕白日思雲空
爲我草真錄天人術妙工七元洞豁落八角輝星虹
三災蕩瑕玦蛟龍翼微躬舉手謝天地虛無齊始終
黃金滿高堂答荷難克充下笑世上士沈魂北羅鄧
昔日萬乘墳今成一科蓬贈言若可重實此輕華嵩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前人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
中年謁漢主不慙還歸家朱顏謝春輝白髮見生涯

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天壇上開奧仙人播落花

句曲山朝真詞二首 井序 陸龜蒙

歲三月十八日句曲山道士朝真于大茅峰上學神仙有至自千萬里者余距華陽洞天程止信宿應約不能遂去馳神旦旦忽若載昇矣因作朝真詞迎送各二解以自塞意

九華碧峯泉急十絕情搖翠微風司命旂庭未下來焚香抱簡凝神立殘星下照覺襟冷缺月緣分鶴輪影空洞靈童發一聲春來萬壑煙花醒

紫雲鳳簪飄然解玉鉞元千儼先過朝真弟子悄無言再拜碧杯添沈澗大鍾跳躍龍毛蒼鬚髮青青親

粹粹萬象銷沈一瞬間空餘月外聞殘佩

吳處士寄香兼勸入道 李咸用

謝寄精專一捻香勸予朝禮任虛皇須知十極皆臣妾豈止遺生奉混茫空挂黃衣寧續壽會聞元教在知常但居平易俟天命便是長生不死鄉

步虛詞 陳羽

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開仰看星斗體空虛

陪可用中講祠星於天寶宮 元馬祖常

敕命司諸席元辰集醮筵星居符介壽歲紀輯安璫矩儀天無夜熒燐樹有煙音如縹緲上拜似竹宮前慈梵祥延世慶輪儀御仙日餘青輝接宿曜燭壇連象緯昭重潤齊明祝大年步虛垂瓊簫焚幣綴文辭誠感將馨祀神娛樂鼓淵播歸帝宵宇祐播農田

廣陵散宮醮夜觀王滄淵高士蒞事自登瀛橋

迎師入黃錄壇 成廷珪

濛濛雲氣濕霓旌小隊紅綃鳳蝶明鸞鶴舞隨行道影魚龍出蹕步虛聲淮南高士青毛節句曲仙人碧玉笙一路天風吹不斷此身今夕在蓬瀛

西苑宮詞二十四首 明張元凱

夫古之帝王登封降禪類帝禮宗詩書之所稱述者未鑒於地恭惟世廟中葉端居西齋宮者垂三

十年良由睿哲天縱妙應萬幾時適又安休徵協瑞日夕望祀蓬萊受釐宣室莫非祈禱長生願言

久治蓋不出九重之內能福億兆蒼生豈秦皇漢武梯山航海騁欲以疲民哉草莽遠臣類遊都邑

聞之客座煥焉可紀乃撰西苑宮詞若干首雖未嘗與閣閣官之元妙庶幾不誣閣閣之頌說而已

蕭將上帝祀明堂寶鼎昭回日月光九獻不須歌舊曲詞臣昨已撰芝房

秋殿清齋正受釐迎和門外立諸姬大官不進麒麟脯御饌唯供五色芝

陳詞瘞玉奏鈞天西苑宮牆近藉田水旱恐煩祠后土未央深處好新年

宮女如花滿道場時聞雜佩響琳珉玉龍蟠劍擊仙表金鳳鉤鞋踏斗罡

鳳閣傳呼魚鱗開中官齋捧御題來直廬夜照青藜火銀筆如椽微曉裁

方徽分符百道飛四時禮類萬靈歸休徵勒石盈青壁瑞應成圖進紫微

一株沉水萬金裝篆刻蛟龍鏤鳳凰工巧敢言獻上帝精誠唯許格君王

夕烽千里照甘泉一紙降魔敕已傳急遣六丁乘羽駕火輪金甲淨幽燕

靈藥金壺百和珍仙家玉液字長春朱衣擎出高元殿先賜分宜白髮臣

寶錄金籤燦几筵子雲正是草元年石渠天祿如林士同校宣和道藏編

千雲裘擁五雷冠祈雪背開太乙壇符鶴未回金闕靜燭龍猶照玉宸寒

金壺漏水響丁丁直宿宮娥坐月明潛聽象牀龍睡穩玉增低演步虛聲

通天臺上接三台景命重臨清醮開拜舞不同郊社禮科儀一一聖人裁

香臺紫氣駕晴空靈呪神休集聖躬垂拱萬年如一日禮臣何必議青宮

內官新製玉清符獨賜親臣道允孚何事官家頻顧問幸公冠上戴曾無

真人方術鬼神愁出入金鸞駕玉虬濟北少翁曾賜爵膠東樂大已封侯

金符寶笈護雲英鸞鶴街將入上清拜受玉霄龍鳳簡元陽象一字分明

聖朝臣庶洽垂裳慟哭非時祇自傷竟日天威無舞色容城年少有封章

仙真異迹豈無因海嶽靈區合有人夜殿焚香親製草詰朝分遣內臺臣

蓬萊方丈可梯航勾漏丹砂近寄將昨鑄銀山高幾許試持玉尺殿中量

瑞氣祥雲薄海濱遠落齊獻百千春進來白鹿高於

馬駒投金階不畏人

頌美揚休錦綉香栢黃新帕蓋青箱內中書法人間別壽字能兼數字長

君王常在集靈臺正殿藏裴鎖翠苔總是明良不相見虞廷庶事轉康哉

方士如雲泛海槎采真元不為丹砂萬金煉就壺中藥悉殺仙人萼綠華

夢

錢謙貞

欲辨今亡孔與黃乃占未卜是何祥鹿蕉覆處難分鄭蝴蝶飛來已化莊樹底君臣浮綠蟻枕中勳業傳黃梁唯應一笑希夷更塵世茫茫嘆夜長

幻

前人

閉門何物竄蕭牆或有憑焉喙甚長海上結臺空望氣水中落月漫拈光亦衣未必能驅豆白石誰曾見吐羊意外莫悲書大帥夜來滅燭似希康

泡

前人

潮打城頭去復還石尤風緊浪衝船鷓鴣啼水千珠白鬼浴迴波萬額園茶注玉甌翻細雨零春洞激蕩旋江湖起滅渾無定逐行飄萍過歲年

影

前人

風簾花燭弄娟娟自顧何郎步步妍子立祇憑形作弔三人惟有月相憐揮杯勸爾從簾下避君愁余到水邊擬向韓終乞丹藥日中何處捕真仙

道教部遺句

唐李賀詩火鳥日暗崩騰雲秦皇虎視蒼生羣燒書滅國無暇日鑄劍佩缺惟將軍王壇設醮思冲天一世二世與萬年燒丹未得不死藥聖舟海上尋神仙明李濂詩十五墓神仙翹首蓬壺鄉丹爐伏龍虎金書授琳瓊虛擬九轉熱白日雲霄翔異人不我遇徒懷三花香

道教部紀事一

吳苑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通嘹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歛襟祇敬便有終焉之志即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一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通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也

道教靈驗記吳籍者汴州開封人也家富為魏大將軍領兵三萬沂江入蜀至戎州值蜀將關羽總師五萬拒之與船水陸大戰籍素好道常持黃帝陰符經是日陣敗告天曰吾聞持陰符者危急之日有陰靈助之喪敗如此願賜救護言訖有二白衣謂籍曰汝自入峽縱意殺人幽魂咨怨致此亡敗籍曰危既如此何以免之二神人曰汝速為冤鬼告天發願請修黃錄大齋拔贖亡者如此當免失利籍如其言即為發願關羽亦已收軍籍收合敗卒直至夷陵屯集乃修黃錄追場三日二神人復見謂之曰冤魂已託生諸方汝亦沾此餘福神兵密衛必得大勝慎勿

殺人夫天地生萬物一草一葉尚欲其生長成遂况人命至重上應星辰豈可非理致殺汝曹爾也古今名將不及三世者為其心計陰謀殺人利己雖立功為國亦須道在其間善分逆順不枉物命使功過顯明即必征伐有功神明祐助今蜀不久坐見敗亡矣旬月關羽兵至收夷陵交兵之次風雷震擊大雨忽至羽兵潰散關門納降得蜀兵三千擒其神將關羽領兵却還自茲蜀亦削弱矣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子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思之攻會稽察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思所害

哀帝本紀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漢中士女志陳惠謙適張亮則兄弟伯思學仙道惠謙誠之曰君子疾沒世名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繁風捕影非可得也伯思乃止陳伯臺稱云女尚書之後耳

楊王孫固城人也治黃老家累千金厚自奉養臨終告其子曰我死舉葬以復吾真但為布囊盛之入地七尺其子不忍王孫友人祁侯諫之王孫曰厚葬無益死者也夫殯財送死今日入明日發此真無異暴骸中原裹以幣帛隔以棺槨合以珠玉後腐朽乃得歸土不可故吾欲早就真宅祁侯無以易卒舉葬如其言

道教靈驗記盧真者邠州三水人晉末和二年為道

州司法參軍性強毒凡推詰刑獄報答極楚人不勝
酷死者甚衆忽一日廳前地裂有二鬼昇一大鏡置
於庭中發火煎之水已沸湧數人上廳搶寶投入鏡
中煎煮楚痛叫喚半日餘乃攀出于地上諸鬼乃去
醒後渾身猶如火色官吏共見如此半年每日受苦
無方救拔羅浮山道士孟知微因遊州境貴延請到
家告以斯苦知微曰此乃枉害良善現告於天乃受
斯報急修黃籙道場得天符放救冤魂生天此罪方
免遂請道士修黃籙道場三日禮謝至第三日夢三
十餘人有鬼吏引之謂貴曰國之刑律自有常科訊
獄祥刑哀矜而勿喜貴宜從重所以示恩也罰宜從
輕所以示仁也憂人之情惜人之命當兢兢而慎之
豈可肆汝心胥法外加罰苦毒捶楚害及於人非罪
而死者其魂告天幽冥不能制鬼神不能拒上帝有
命許其雪冤所以汝受其苦今黃籙懺謝救彼冤魂
魂既生天冤即解矣此三十餘人各執蓮花乘雲氣
從道場之側翩翩上天自此饒湯未息貴遂捨官入
峨嵋山修道矣

魏書崔浩傳浩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
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
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袁
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浩從太宗
幸西河太原登慈高陵之上下臨河流覽川城慨
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
武帝之得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
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疎意傲客無
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

之卑極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
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
教輔助太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得不朽古臨事
闇昧卿爲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
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
復五等爲本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
祖深知其能不免羣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
召而問焉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
計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得歸第因欲修服
食養生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之
南齊書孔稚珪傳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
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官安太守有隱遁之懷
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葛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
泗滂池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
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

顧歡傳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
翼爲道士太子召入元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
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
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
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元絕於有景神化贈於無
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
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元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
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
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
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同向同正即無
邪邪觀既遠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
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昔分

述者分之而未合德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
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
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善談元理客問三教優劣士謙
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隋書長孫熾傳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
祖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兒周開府儀同三司熊
緯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
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道法九好元言求學兼經史
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
通涉彌博

說淵李清傳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樂業清少學道多
延齊魯之術士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
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爲青州之豪毗子孫及內
外姻族近數百家皆能游手射利於益都每清之生
日則爭先饋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
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
忽召姻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
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
矣寧復有意於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每道吾生日
衣裝服玩其侈亦至矣然吾自入所得減之一室會
未開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養士竟何爲哉幸天
未錄吾魂氣行將又及生辰吾固知爾更營饒饋之
財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積
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單下孝敬之心願無止
絕婚姻故舊不安也清曰苟爾輩之志不可奪則從
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
洪纖麻縻百尺縷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

為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於尊旨的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而謂曰終亦須令穠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妄亦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於今六十載矣而會無影響吾年老矣朽殆盡自期筋骸正可還延二三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阻吾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瞰郡城峰頂中裂豁為闢崖州人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輓轡自縋而用絨縻為媒焉脫不可前吾將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未振候及實而止肆吾志所如當復來歸子孫嫡族泣而諫曰冥冥深遠不測紀極况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類不備忽以千金自絕而投豈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之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竹簣洪腐之安也衆知不可回則共成其事及期而嫡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齋酒饌運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謝辭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綫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狹細漸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煙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絕一臺階級極峻而南行可以登陟遂度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先窺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叩門候有青童應門問曰貴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進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即遂至因令

遍拜諸賢其時已日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賓明觀下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真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院宇衆啓東西門情愜飄飄然自惟未棲異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為青州宛然在掌離思歸心良久方爾悔恨欲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中酒飲一甌其色潔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勿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遣其歸須令有以爲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爲不知己一人願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去清既得謂清曰脫無依賴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遂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須臾履地開目即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未城隍阡陌粲粲如舊至於屋宇樹木人民服用俱已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即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新舊會無像像左側有染染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閣開曰此皆我先祖之故業會祖求道隔開皇四年生日自縋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快怏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即取所得書開之則察小兒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瘧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清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在

道教靈驗記鮮于甫者鄆州南陽人也屬隋朝長風年三十七膳男多計率莊戶一百餘人初止自衛鄉里尋乃攻劫近封汝鄆荆襄之間大爲劫奪殺害戶口侵掠行人至武德初甫忽患雙手痛疹如被燒黃三日潰爛疾狀異常萬藥千醫了不能救捨數百千錢作諸功德亦無所應乃入京尋醫至藍田與道士同居止宿因語所疾道士曰此冤橫殺人業報使然也急詣官觀修黃錄道場可以濟拔耳遂還家置黃錄道場三日三夜手不復痛平復如常有十餘人或朱或紫或官或庶去壇百餘步於東北隅勢驚而現使人致謝於甫甫往見之欣然款語曰君昔以無辜殺我實抱沈寃上訴於天乞報其酷皇天降命得以相憐君忽值神仙示以至道依元經聖典開黃錄道場奏表九天垂恩大宥非止我等之身君之九祖亦同得生天矣齋功重大聖力顯明所有冤對自此永解十華真人奉太上命下校善功俱當修福勿復念惡也甫捨錢三千餘貫廣修宮觀補葺尊像施及貧病救厄濟危於鄆州修觀立碑具紀靈驗之事赫連龍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徐領軍於邊上殺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死於邊上其司論對受諸罪苦龍總不知龍爲靈州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口有道士楊景通結廬修行三百餘歲龍醉飲廬前謂景通曰吾儂有何所食景通素不飲食笑而不對龍令左右取火焚其廬室景通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修善救父更害於吾龍曰何以知之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喚令汝見之言訖書一符擲於空中遂巡有

黑雲至於廬前雲中有二十餘鬼領一人柳紐鎖械來景通前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龍見之果父驚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冤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汝何故更毀罵人令吾轉轉罪重龍乃匍匐悲泣懺悔謝過乞捨己身代罪救父之魂景通曰汝要免父之罪修黃籙道場可以救拔必得汝父生天免此罪報遂巡父被諸鬼領去龍乃體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七夜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龍曰吾奉天符乘黃籙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冤魂皆已託生人也唐書長孫皇后傳后疾太子亦請汜度道人獻藥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

紀開唐則天朝相國裴炎第四弟為號州司戶號州有周賢者居深山不詳其所自與司戶善謂曰公兄為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身戮家破宗族皆誅可不懼乎司戶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請救周生曰事猶未萌有得脫理意至都以為吾告兄求取黃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弘農山中為作章醮可以移禍殃矣司戶於是急還都謁兄河東侯裴炎為人睦親於友儔甚至每兄弟自遠來則同臥談笑離隔歷旬日不歸內寢焉司戶夜中以周賢語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神鬼至於邪俗頗厭常詞怒之問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隨俗幻惑此愚輩何解而欲以金與之且世間至現好託神鬼取人財物吾見之常切齒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靜而思之深令人恨

司戶泣曰周賢者識非俗幻每見發言未嘗不中兄為宰相家計溫足何惜少金不令轉災為祥也炎怒不應司戶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弘農時河東侯初立則天為皇后專朝擅權自謂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怒恨及歲餘天皇崩天后漸親朝政忌害大臣嫌陳履構乃恩周賢者語即令人至弘農召司戶至都炎饒具黃金令求賢者於弘農諸山中盡不得尋至南陽襄陽山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賢者因與還弘農謂司戶曰往年禍害未成故可增場致請今災變已播不久滅門何求之有且我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於左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日久不可令君與兄同禍可求百兩金與君一房章醮請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終無益也司戶即市金與賢者入弘農山中設壇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仍藏金於山中謂司戶曰君一房免禍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陽司戶即還家襄陽月餘而染風疾十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子姪皆從而司戶風在襄州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既染風疾死在旦夕不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而大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髮繫其首於左足下竟如初言神仙感通傳裴令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軍宜每以清酒名果敬祭當得其助也裴公自此未嘗懈怠及為相機務繁迫乃遺始志心或不足未始言於人諸子亦不知在京有道士來宿於裴公第中夜謂曰相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裴公心知其廉貞不知靈應

後為太原節度使家人染疾召女巫巫視之有彈胡琴巫顧而倒之良久默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將軍遣某傳語何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敬謝之裴公大驚女巫曰當擇良日齋潔於靜院焚香設酒果將軍亦欲示見於相公別日裴公沐浴具朝服立於階前東南奠酒再拜見神披金持朱戈身長三丈餘南面而立裴公驚悚流汗俯伏於地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曰無之自是裴公尊奉有踰厥初道敎靈驗記高平徐肅連水人也因官遷於青州貨殖殷贍有子三人其二姪殘小者項有肉柳人見所共驚畏肅初銳意求官驕佚自任下輩成宴言行事隨欣欣然有凌雲霄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及觀肉柳之異悒悒不樂道遠喪矣因遊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語其事道士曰三子之疾非己之過非子之罪蓋宿業所鍾爾道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富有酷於刑法暴於捶楚為官不恤年獄不矜囚徒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蕭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為官當則天之朝世亂謫謫錫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望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考掠不勝其毒者陷於狴牢死於擊械故不可勝紀如武懿宗來俊臣周利貞李義府之徒恩淫隆異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慈惠者為懦夫以強復忍酷者為能吏仁憫道息貞正事墮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威薄時稱能官累案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祛此罪滌此冤奈何道士曰按先世之咎

當修靈寶解厄齋救存歿之苦當修黃籙齋勿悞金寶一週天科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其罪爾齋還家大修黃籙道場三日第二日夜時方齋晦中夜聞門外車馬人物之聲甚衆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吏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鬱勃自空而來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之列於官吏天兵之前一人即蕭父元之也俄而黃赤光之道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皆若光色異香盈空中神仙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士引其左一人武升朱衣執金策去地三丈許衆官拜迎神仙俯揖武升者稱太上之勅讀金札曰徐元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譴以其子精修黃籙功簡上元即宜赦宥同惡延遠並爲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見其父素服麻衣謂蕭曰吾不知罪福但恣習襟法外害人久被冤訴考責一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方履惡道痛苦之狀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修此福太上降赦前罪併除冤訟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動於香火以報道恩乃飛空而去蕭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項亦消更修黃籙齋十壇廣爲存歿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蕭終身高閑不覩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絕粒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氏有二男一女亦皆幼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饑楚異常敬宣皆不得知因夜作煎餅前室女方七歲饑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致

死數日謝亦無疾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却活敬宣問其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爲火筋之事真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甚不可忍敬宣遂看之足已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之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敬宣於未穆觀燒香女冠杜子霞頗有高行因此事問之于霞曰解冤釋結除宿報之災唯黃籙道場可以懺拔冤魂生天疾病自損過此不知也遂於景龍觀修黃籙齋七日七夜謝夢前妻及亡女曰以功德故捨汝大冤天符下臨不得久住今則受福於天堂去矣足疾遂愈敬宣夫婦常齋戒歸心妙門矣